



↗

困學紀聞卷之十七

袁 謙

王

應麟

伯厚甫

評文

汪文公曰古六經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

與經分

離騷曰隨中既以遠遠考摭王又不寤以楚君

之闕而猶曰摭王蓋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

之被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

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

夾際草木略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

然離騷滋蘭樹蕙招菟轉蕙汜前則是為二草不可合為一

江離史記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一中生正青

似亂髮廣志為赤葉紅花今言之窮苗曰江離

綠葉白花又不同藥對以為麋魚一名江離

考蕭葉本江離者蕭葉與麋非

南子云亂人者蕭葉與麋非

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缺讀詩訛董氏

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

俗為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患湛湛而願進兮妬披離而鄣之壑蔽之患也

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

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偏聽之害

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宋玉鈞賦宋玉與登徒子借愛鈞於玄淵子備

子名兩楚人唐人避諱改淵為泉古文苑又

誤為洲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

見文選琴賦注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

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

所云謂劉安說耳

藝文類聚鑒誠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
曰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荀爽女誠曰七歲之
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
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
義不行程曉女典曰麗色姝容高才美辭此
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姚信誠彖曰古人行
善者非名之務非入之為險易不虧終始如
一諸葛武侯誠子曰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
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姓名者欲簡嗜繁者

氣昏卞蘭座右銘曰求高及墜務厚更貧閉
情塞欲老氏所珍周朝之銘仲尼是遵無謂
幽冥處獨若群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司馬德
操誠子曰論德則言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
而志不杜貧而行不高王脩誠子曰時過不
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動
羊祐誠子曰恭為德首謹為行基無傳不經
之談無聽毀譽之語徐勉與子書曰見賢思
齊不宜忽畧以弃曰非徒弃曰乃是弃身王
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

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凡此皆可為治心齊家之法若馬援王泉之誠張茂先之詩崔子玉之銘見於史傳文選者不復紀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情子雲沈寤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李善漢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揚荆

州詩謂督勳勞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友之

心不引曲禮執友稱其仁謂督不忘微子

古督為察非也

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為誤

韓文公曹王臯研云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

之法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

之文愚按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為左右

勾卒云鈞伍相著別為左右屯此即謂勾卒

也搏力必秦法未見所出新唐書作團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為椎未冠之稱按史記秦

始皇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索隱云什中唯擇二人文公語出於此不必改為推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綿文瑣語云

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文公訟風伯蓋本於此

送窮文小黠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拔賦古語有之小癡為大黠小黠為大癡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縣磨始史因之黃璞

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蔡令之林藻攷之登科

記信然歐陽修之太行後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說太原夜黃介喻良能為文以辨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

韓關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禡天刑而柳謂刑禡非所恐韓柳以對泰山禡而

韓柳以對泰山禡而

柳文多有非子原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

作貞元五年子為裴令公舉裴寬表邵說作

見大曆四年始生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

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

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移鎮

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柳州謝上表

其一乃李吉甫柳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

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章壽作愈

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宋景公

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

冒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答子

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為巨衡

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蟆詩

韓文公有答今亦不傳則遺文散軼多矣

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與也

艾軒策問以為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

亦未嘗為饒州

平淮夷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渙其群元言者其

佐多賢矣

饒娥碑按魏仲兕大曆間作饒孝女碣旌其里

游黃溪記倣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南子柔倣莊子天運皆奇作也

王參云書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嘗效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遺表云與弟季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拙曠之子也高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

沈亞之送韓靜略叙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執樞者必壅以美壞以時沃灌祭酒即文公也白樂天老或詩我有白頭

驢九錫封廬山公鷄九錫封浚雞山王毛穎傳

劉原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叙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為文章而不至嚴廊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其言簡而明非唐人所及也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碩過門不息淮南子云

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
云簪墮不掇冠挂不顧

梁簡文誠子當陽公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
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
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
其行乎

又大同哀辭曰陳蕃所憇之家久記玄錄之歲
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按搜神記陳
仲舉宿黃帝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門外皆
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有扣門者言所與歲

數

庚信馬射賦云落霞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
一色王勃倣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

岑文本擬劉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
師其意南豐說非異師其辭

李善精於文選為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
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
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
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至司其精如
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

談經而選學廢矣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范文正靈
鳥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魑讒醜貪魁曲尽小人之
情狀螭魅之百又鼎也

白樂天云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
於衛叔寶達人之言也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
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

秋見孟子儲心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
蓄精思非也

秦少游張文潛字於東坡東坡以為秦得吾工
張得吾易

荆公潭州新學以同仲庶氏吳本詩挈仲氏任呂
太史釣臺記姓是州曰廢本柳子厚愚溪詩
序姓是溪曰一冊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
豫章以木氏即司馬公保業云懷璽未煖本
元次山出規以無印綬懷之未煖

張文潛送李端山以序鳥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

不噬要非仁也本於唐呂向上疏鳩鳥不鳴
未為瑞鳥猛虎爪雖伏豈齊仁獸

晁無咎求志賦謂黃石以吉凶兮棊十二而星
羅曰由小棊八子何有顛沛謂靈棊經也異
苑云十二棊一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
行師用兵萬一失一東方朔蜜以占衆事

荆公為外祖母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
不聞鄰里是一概然也唐岐陽公主不識刺史
廳屏見杜牧一文薛吳妻崔氏言笑不聞於
鄰見柳子厚一又荆公為文字字字不為如此讀

者不知其用事

大集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蟹對
織婦文采元憲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
論事錄序陳同甫作也編於宋文公集皆誤
丘宗卿謂塲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
意異矣慈湖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六
年上之凡千卷詔題曰得府元龜周益公記
文苑英華云太宗一書曰太平御覽
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御

覽脩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脩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宗時脩益公攷之未詳也太宗實錄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答詔當載於首卷真宗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令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錄其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纂脩事始之後太宗脩三書其一大書其一百卷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

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騫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田道有夷險學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滄菴云韓安國不能凡賦罰酒二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之者人也此龍川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
章正宗謂崔寔政論列於選今攷文選無此
二篇皆筆誤也

誠齋為章憲墓銘云今日士師非朱絢士師也

宋明帝紀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

朱絢閉眼諾胡母大張橐朱絢謂上也蓋謂

秦檜頌政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

尚書序禮閣新成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

水利兵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

甫此孫仲益之言也

宋景文云曾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攷

之漢史無鄧通諸賈生之事蓋誤攷唐書因

觀漢書之難

張說為廣州宋景頌曰操牛牲子菌雞卜神降

福子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

用猶紙錢也按范淳父為郭子臯誌言交子

云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

矣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

仙掌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

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昆子止云不

知書有論道經邦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錄板行于

世識者多非之此顏之推所謂誇庭符也煥

及正楊綰有論著未始示人以為法易曰

白貴元咎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

韶感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是樂也曹

子建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云擊軒

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

劉夢得歎牛云負能霸吳屬錢賜既帝秦五刑

具長平威振杜郵死垓下敵禽鍾室誅傲舟

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忘白公

厲劔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易文法倣漢書

前通等傳贊書亦然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

強意乃勝氣盛文如駕理文當即止妄說即

虛假氣如决江河勢順乃傾寫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至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技率張文潛答李推官書可以恭觀此文鑑取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

雲夷門在大梁在用樂毅書文法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壯見物同而用之異門出淮南子壯左氏博議

用此呂氏春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驕得飴以開閉取捷也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鑑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厨傳矣文鑑唯載逸黨許希二詩

繫齋先生為接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耳是亦接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官情亦薄曰直不高顯耳是亦

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棄求而易足惟此身
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
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九庸而曰是亦
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鄧志宏與胡丞公書曰熙豐間如司馬溫公與
王荆公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間陳了翁與
蔡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
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
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
因而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
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
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漢書鄧支事也而舊
史云烏介依康居求活北漢鄭珙卒于契丹
王保衡晉陽見聞錄虜俗雖不飲酒如常曜
者亦加灌注常曜即吳孫皓時常昭也而路
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常曜北使曜不
能飲酒虜人強之此殆類癡人說夢也

困學紀聞卷之十八

凌儀王應麟伯厚甫

評詩

陶淵明詩義農去我文舉世少復真汲汲曾中
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
言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
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
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
卿為贊羅端良為記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閑
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

於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

咏貧士詩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

吏歸清貧略難傳愚按風俗通曰潁川黃子

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黃

蓋傳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陶淵明歸田園

詩二句倣此唯改高為桑宮為巷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更

奪蓬婆雪外城的博嶺在維州見韓傳蓬婆山

在柘州見元和志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於唐詩又唯焦遂事蹟

見於甘澤謠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也魏記本城隍唐

改為石壕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燠父

毋孔迓此詩述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

遠

少陵善次律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昌黎

善柳子厚而未貞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

不可論也如是

贈嚴閣老詩
唐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
舊史嚴武傳
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
給事中屬門下省
開元曰黃門省故云黃閣
少陵為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云
官曹可接聯
近世用此詩為宰輔事誤矣
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稱
飲曰二閣老不用封敕
此唐人稱給事中為閣老也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
蓋即李賀之父

王無功三月二日
則聚三都之羈人
長安水邊

蘇轍人語本此
少門望甚堅
杏園度亦難

門口在鎮州
獲鹿縣即井陘關也
郭子儀自杏園渡河
圍衛州
董秦為濮州刺史
移鎮杏園
渡地蓋在衛州汲縣
非長安曲江地之杏園

杜位宅守歲
按李林甫傳
杜位林甫諸婿也
四十明朝過年
譜謂天寶十載時
林甫在相位
盍簪列炬之盛
其炙子之徒
歟又寄杜位詩
近聞寬法離新州
想見懷歸尚百憂
逐客雖皆萬里去
悲君已是十年流
其流貶蓋以林甫故

示療奴阿段北史療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
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
語之次第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攷諸唐史之芳蔣王憚之曾孫廣
德初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
婦拜禮部尚書故少陵詩有奉使失張騫史
間行人之句

揚綰謚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雨過蘇端
豈即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道
而端終為檢人豈晚謬乎

可歎行六丈夫正色動引經曲豈城客子王李友

群書重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

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頗久李友肅代間詩

人也殷璠謂其詩放蕩愛奇務險然而白首

短褐錢起有贈李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

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畧見子如瓊

枝此即豫章賓客之事也少陵謂王也論道

阻江湖期以致君堯舜李友不但工詩而已

太守宗室少陵謂邦人思之北父母鮑欽止
云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反兼監察御史為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
 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
 南指道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歲五雲於太
 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
 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
 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
 卒不可悉思謂老杜讀書破萬卷自有所據
 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
 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
 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一行之遂

於是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
 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贈閻丘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謂鳳截丹青暮龍
 去白水潭蓋稱均之文也攷之舊史成都閻
 丘均景龍中為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
 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
 足觀也已

終始任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
 注其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

陳倉石鼓又已訛按陳倉在唐為鳳翔寶雞縣

石鼓在天興縣南乃雍縣也魏太武自東平
趣鄧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嶧山之
碑野火焚盡此時也

遣興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楊國忠以劔南旌節
導駕二字出周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
藍乃隱語天名按度入經作蔚繼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
盜賊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曰藪
冥濛衆星各耀語本於此

鮮于京飛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均也所羨
羨然昌黎之於于頔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
節所守如孤松勁栢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
也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按
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常臯傳遣
大將陳洎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
營也一本作三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日本
三奇為是滴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曾盡
見所讀之書則不能盡注其間又用方言如

岸溉士銓乃黔蜀人語須是博問多讀

八哀詩將相宗室之外名士有三焉源明不
行偽爵其最優乎李邕細行第訪次也鄭虔
大卽已虧下矣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不過行儉德盜賊本
三臣明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儉為救時之

救濟

別李義詩文人嗣王業又云道國繼德業文人
領宗卿按唐書宗室表傅道孝王元慶次子
詢之子微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微之子也

正續八分文學述代金石錄以為前太子文學

翰林院待詔顧誠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
即議奢也注謂顧况誤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金石
錄云潮書唯慧義寺彌勒像碑與盛元曜誌
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攷少陵作皇甫德儀碑云
有女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滎陽潛曜
又云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山林鄭潛曜
見孝友傳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殿每合青舊史鄭顥夢
為聯句與此同得房公池鷺詩鳳凰池上應
回首為報龍隨王右軍

宋元憲以鷺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居鳳
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
宋得詩不悅聖俞之意本於少陵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
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
在悲痛之深可謂流涕

真文忠公曰杜牧之玉介甫賦息媯留侯等作

足以訂千古是非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靈
始肇半重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
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
門遊戲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
雕龍曰孤竹一篇傳毅之辭

鶴山云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詩之
為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日詠聯句

興焉文心雕龍云聯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緇謳挽歌非始于田橫之客

常孟在鄒詩曰我既卷逝心存我舊旦夢我濱上
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
王我弼呂成公曰孟既致為臣而歸拳拳之意猶如此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萊子
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古詩人
生忽如寄本於此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攷之風雅尚之以瑣華乎

而七言也我不敢倣我友自逸八言也

雕龍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御覽載衡怨詩曰

秋蘭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
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取美彌嘉之子之遠
我勞如何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
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陸務觀云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
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依

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皮陸其
體乃成

詩苑類格謂迴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
云迴文所與則道原為始又傳咸有迴文反

覆詩温嶠有迴文詩皆在竇妻前馮嗣休曰覆

興為温嶠迴文典焉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詩用星星字
出於此

韓子蒼曰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
意乖

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荆公謂少陵詩與元
氣侔唯韓杜足以當之

山谷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後
山謂山谷得法於少陵朱文公云李杜韓柳
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柳亦變少變不
可學而不變可學

朱文公編小學書其於劉子澄謂古樂府及杜
子美詩可取者多今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為
有益今本樂府及詩皆不取宜修改而刪之
歟子澄著詩家新書外音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殿拱而立出關天子聖人
師拱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鴈咬古文尚
書驪堯也管子云鵬然若講之靜即駮字
又雨中聯句高居限參拜戰國策頓弱曰臣
之義不參拜二字本此

送廣帥詩一曰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
馬援還田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寧術至三百
皆姓王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
南境蕃露引傳燈錄中印度乃在西域其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
白詩有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
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王胄以庭草一句為隋場所忌初學子記載胄雨
晴詩風度蟬聲遠雲開鴈路長亦佳句也
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
此誤以為少陵俗言忍事敵灾星司空表聖
詩也

常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為序今見于唐詩
紀事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崑繡衣石

榻宿雲意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盤石燈琵琶臺上士瓶泉也

伊川曰凡人家法湏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常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常元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太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吾元負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花鄂之盛

墨子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隨之於張釁華乎一舸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

張碧字太白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美也亦

李赤之歎歎

陸魯望雜詩云紅蠶綠枯桑童麋來觸犀歌鵝慘于冰赤舌可燒城皆用太玄語又南征詩繞帳生犀一萬株宋元憲詩帳犀森別校犀株衛帳弁兒勇景文詩合宴傳殮帳繞犀皆用此

毛澤民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本李賀貫休詩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馬子才詠文帝云

可憐一覺然五天夢不喜商巖夢權郎雖同一律皆有新意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多帶文公為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城廐駢賦在策

羅昭諫詠松曰枝散遷谷變頃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鈔舉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眎奴事朱温之杜荀鶴猶糞土也

宋書樂志陌上桑口口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

損為之東坡因婦去菜為詞亦此類也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州是也一字至十

字文與可竹石是也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

賦白樂天調牡丹也豈知兩片雲載却數鄉

稅鄭雲魚謂珠翠也侈靡之甚矣

韓文公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

平途不過七百而不知獨成五服至於五千

本書語也奚以汎引為

唐吳兢詩歸整譏尔雅賣餅斤公羊事出晉書

魏志

白樂天迂叟詩初時被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
隱人又云自哂此迂叟少迂老更迂則迂叟
之名不獨司馬公也

堯韭舜榮梁元帝玄覽賦始用之李群玉蒲澗
寺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

致堂云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
之末造也陸務觀云倚声製詞起於唐之季
世

寒山子詩如施家兩兒事出列子羊公鶴事出
世說如子張卜商如侏儒方朔涉獵廣博非

但釋子語也對偶之工者青蠅白鶴黃鶯白
丁青蚨黃絹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
鳳裘而楚辭尤超出筆墨畦徑曰有人兮山
陔雲卷兮霞縷東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
惆悵兮孤疑蹇獨立兮忠貞

司空表聖云戴容州鹹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
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
李義山玉生煙之句蓋本於此

古詩何能待來茲茲年也左傳今茲注云此歲
呂氏春秋今茲美未來茲美麥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艸詩見詩賦題

韓文公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謂善為

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

玄圃宴云秋日在房鴻鴈來翔寥寥清景諳

藹微霜艸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蒲苑尚想

濠梁既暢旨酒亦飽微猷有乘斯悅無遠不

柔

劉孝綽九日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陸務觀

見樹陰移

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也石湖詩魏文帝雜詩適

與飄風會又曰行行至吳會

應璩百一詩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出呂氏

春秋

李虛已初與曾致堯倡酬致堯謂曰子之詩雖

工而音韻猶啞虛已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

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包孝肅之志

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

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
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
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看花看到半開時則事
不盡矣

杜正獻公詩因念古聖賢名為千古垂何嘗廣
居室儉為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丘無立錐
文終防勢奪景威恥家為文園四壁立鄭公
小殿移陳正獻公詩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
厦屋太渠渠二賢相之清風可以媿木妖之
習

鴈湖注荆公詩於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入
間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
日出堂上飲之詩為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
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君難托之詩
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諛言入耳須臾離則明
君臣始終之義以返諸愚按揚元素謂介甫
詩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觀
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拚乎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
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躬功夫寄詩

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饒德
操熱介然汪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略詆及時
事者呂榮陽聞之作麥熟縑絲等四詩以諷
之自此不復有前作

後山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
无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
魯直詩云晁子知去表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
可以回萬牛文潛詩云長公波濤萬頃陂少
公峴秀千尋麓黃即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
霜中竹秦文倩照舒苑李晁論峰嶽走珠玉

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

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
齊民暖恨不徧於宿麥深雪詩無出晏元獻
韓持國之右

晏元獻詩二龍變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詩
軒野龍催馭堯宮鶴殿寒劉敞叔異苑太康
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於橋下曰今

茲寒亦減堯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

符瑞圖日二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宋景文云
青帝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程公與

云青女霜如失黃人日故遲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榮惑
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又即事云
雨不成遊布路歸出左傳自朝布路而罷今
集中皆注云恐誤蓋未攷也

更無柳絮隨風舞惟有葵花向日傾見司馬公
之心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
心

東坡次韻朱公揆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
鄉我欲訪無功隋樂運字承業錄夏殷以來

諫事事名諫苑文帝覽而嘉焉注謂南史李

承業作諫苑誤矣

谷王定國詩謹勿然謗說乃我得道管籥泥生
蓮花糞土出菌芝類此善知識使我枯生羨
此尹和靜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
人之仁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夏均父詩藥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
門近古絕倫輩嘗觀藥城為歐陽公碑云公
之於文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義理自勝藥

城評品文章至佳者獨云不大吉色蓋得於公也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故他出一頭地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按拙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繁李周翰注翠繁鮮色亦善注引子虛賦翕翠繁張揖曰翠繁衣繁漢書作萃蔡鞞音班健仔賦紛綵纒兮紉素声其義一也以鮮明為翠乃古語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藁而學焉豫章以謂譬言之亦其弟子高師一者僅能及之爭先則後之此可為學文之法

東坡與歐陽晦六詩三首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俞有詩送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東坡南遷至合浦晦夫時為石康令出其詩藁數十幅事見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為文忠之族非也

夏小正九月祭鞠東坡詩云黃花候秋節遠自

夏小正注止引月令非也馬公春帖子候

負水亦用夏小正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州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意手只無悔過實連波連波實滔字也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

物理論云虛無之談無異春鼃秋蟬聒耳而已

山谷演雅春蛙夏蝮更嘈雜本於此

題王黃州墨跡拙地與斷木智不如機春聖人

懷餘巧故為萬物宗注不言所出嘗觀孔融

肉刑論云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

於斷木拙地此詩意本於此機春即水碓也

立春詩看鏡道如尺出及冢周書王子曰遠人

來驩視道如尺

呈吉老縣丞詩鮭鱧今無種蒲盧教未形注云

鮭鱧此兩姓今無人按太玄難上九云角鮭

鮭終以直其有犯二字與解牙同亦見王充

論衡云一角之羊也注誤矣

八百老叟嗟杖晚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歲

猶曰悔不壽恨杖晚而嚙遠醇朴乃器師二
字出荀子

江西道院賦堂密有美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
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後山挽司馬公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
老杜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
噓空若若輕而實重

張文潛詠孔光云試問不言溫室木何如休望
董賢車仲彌性詠韋執誼不著嶺南園云政
恐崖州如有北却應未肯受謠夫二詩誅姦

諛之蕭斧也

朱雲為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即得對威帝時言
路猶未塞也張文潛詩曰直言請劔斬安昌
勿謂朱游只素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
以一言亡

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倣廬山高而不遠
絕唱寘和也

唐子西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本於李誠之
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朱新仲無人馬為
二對飲月成三本於秦少游身與杖藜為二

影將明成三陸務觀誰其云者兩黃鶴何以
報之雙玉盤本於新仲何以報之青玉案我
姑酌彼黃金壘葉少蘊逸人舊柱于午谷詩
客獨尋丁卯橋務觀用之程致道明知計出
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教器之用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

善張芸叟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味觀六評

者觀此
可以戒

曾文昭公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今
有楚人風獨慙太守非何武已見閬州出兩

龔謂亮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為曾子豈作恐
誤

徐師川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言

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之句為人兩傳朱文公

語錄云師川游廬山遇官者鄭謨與之詩後

村謂徐集才載魚須之篇愚攷集中有次韻

鄭本然居士云頗知鶴脰緣詩瘦早棄魚須

伴我問本然居士豈即鄭謨歟魚須

朱新仲詠顏魯公公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

州唯一人又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凜

然義動單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
心糞土

本草翁一名傳延年朱新仲詩三徑誰從陶靖

節重陽惟有傳延年贈蘇有

梁文靖公競梅花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

羞澁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

相然梁公之句失於雕琢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

絕句於半山最後學絕句於唐人

誠齋讀正觀政要云披士新豐道漢中懷賢鳴

綠水波東酒一傾一斗為君客醋設三杯羊鼻

公公見龍城錄鄭

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名信天公者按晁

景迂集黃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為相使帥漕挽

其來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為詩曰魏

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

如子陵寸膠解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

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

心秋月白

南塘挽趙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騷
楊楫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
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于色一
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孫燭湖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得狂奴
故意降努力諸公了甚閣不煩魚鴈到桐江
又曰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未
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謂
二絕甚佳

平園詩生戎馬死佛狸荆公詩生白殺青皆佳

對

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旨為金夫不有躬本
於玉汝金吾之對

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鑪放翁文有銅鑪鬼
炊之語出東方朔神異記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鼐樓空辨有無洪璘俞詩
用龐穎公冠萊公事

本朝絕句有夾漈詠漢高祖五言乃唐子李子
詩又荆公絕句詠叔齊通亦見宋景文公集
演著露云博泰為鸞不知何出蓋未攷詩葛覃

入山靈能頡頏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慙

吟倚空寂臨眺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不

可忘陳樞只容宗禮景定間特多因諫籍香御

其後陳功之陳生請

吳吉甫以晚科試漕關搗藥免長生詩云真水

黃芽長香風玉杵鳴不為三窟計永伴一輪

明省試聖人之道猶日中賦用關搏之月見

沫之星第七聯云桑榆已晚尚期一戰之收

湯伯紀自儆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校好人

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度

樂野言也

望龍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

陳淵子詩植杞必植梓數蘭仍執孫過屏遺訓

在鑿楹故書存以益以梓孫喻子孫也鑿楹出

晏子春秋詩詩經出

任元受七夕詩切切詩經出填河漢須留洗甲兵意亦

新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

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

已候於松下問何詩經出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

未矣蓋先生前一平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
筌岐下陽平人元豐中賜號冲熙處士張云

史為功行碑謂紹世之資與陳圖南侔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叙理復命之郭恕

先詩云為逢末劫歸依佛不就新恩叙理官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

文鑑取蔡確送將婦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

躬也

浮溪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水

經注引晉中州記思帝為太子令曰若官蠖

張文公集卷之四

張文公曰岐山石鼓是重攻詩也我車既攻我

馬既同則所取也其魚維何維魴及鯉何以

貫之維以揚柳則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詩

所無者盡目為逸詩誤矣

宋文公曰顧况詩有佳皆不及見章應物集者

之勝今按韋集有顧况本同郡齊雨中晏集

詩云好鳥依嘉樹飛西城高城况與數君子

列座分兩楹文雅一何如林堂含餘清我公

未歸朝遊子不待晴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

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傾寸心已摧折別
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一相肅賓天京

程可久妙題賜怡齋云乞得膠膠擾擾身
霜筠露菊便相親君豈厭蒸蒸帶露遠已由
未更病入六月松風萬籟寒坐學頻到槐弄

間夜深夢繞匡廬卓瀑布濺珠過藥欄葵花
已過菊花開萬里西風拂面來開子今朝幾
人至細看履齒破蒼苔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唯尚適適位不過常
侍本朝歐王蘇黃山徐陳一郭呂繼之八人一

相三執政三從宦爾其盛也

山谷詩云能與貧貞久共年殺必有明月生蚌胎

為富不仁者可以證言

少陵詩東屯種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

屯乃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五里稻米為

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為差帥漕月

得九斗玉龜齡詩云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

鐘意馴畝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是

君恩棘託斯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

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

宋正甫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
攻愧先生書批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
觀未見書

葛魯卿借書詩大勝揚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

君山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畫行云藤州三月作小
畫梧州三月作大畫哀哉官曆今不須憶昔

非平淡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

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唐

益問路侍御六月大小云野性迷光曆
松窓有道經故人為柱史為我數階莫

山谷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萬

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野處雪詩天上長留滕六佳人中會有葛三來

葛三事出太平廣記葛三仙公

王逢原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恃暮年意氣

得金玉多自憫買居紀廂榮碩影樂冠佩喜

將閣巷好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

馬係安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內朝賀
歸及示兒詩也朱子曰此篇呀誇乃感二鳥
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呀謂行道
憂世者已不復言矣鄧志完亦謂愛子之情
則至矣導子之志則陋矣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至秦故
不見錄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
言也車鄰駟驥胡為而收之也

荆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
牧鷄豚筠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

遺秉稚子松間拾墮樵二人四明鄒先生也
固窮守道如此今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廉
恥寥寥孰能景慕前脩哉

唐子西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唐時官中
謂天子為宅家通鑑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
王呼曰宅家救兒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后
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

文宋瑞指南錄為或人賦云悠悠成敗百年中
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
恨付西風黑頭爾自誇江捻冷齒人能說褚

公寵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繡齋

謂徐孝嗣曰人笑褚公

翁與可上徐直翁詩六丈謀謨同軍服二郎官

職迺翁知

鄭得言保為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祭酒不

悅臺評及之李艮翁知為詩餞之曰諸生幸

不笑韓愈官長何因罵鄭虔

柳文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

而力徼狂疾之功以為明先君子嘗為投筆

詩其末云蘭其室舊家學胡不紹箕裘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伯樂天者忌平易學李

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

詩者忌說功名

困學紀聞卷之十八

困學紀聞卷之十九

評文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
分鄧潤甫章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
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
出於此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袵式贊於謙
冲饜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誠
伯禽曰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

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
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
尚書表六燕相亭試鈔平其輕重蓋用此
周書王會東越海金或誤為侮食而王元長曲
水詩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

駱賓王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
聲合者魚_开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
演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揚盈川叙郡守云伐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
于色繼為本守則張翕之子迎者如雲叙縣

今日仁之所懷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明之
所斷者父不能爭食粟之雞對的語工

蘇許公制古掖司言行光於五字常衮表五字
非去張南史詩唯有五字表魏志司馬景王
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
郎鍾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西掖用五字
本於此

張文定慶曆中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來
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
是且啓私謂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

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
夫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
之達不聽外臺之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
之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民心愛
之如言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
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健吏所貴仁
者爾尤近之謂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
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盎然
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導上之德意
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起其文也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為
報大名之下難為慶矧無二者可無勉哉爾
尚朝夕以交脩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
于休訓辭溫雅可以見太平之象

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
命詞曰迪惟仁祖有若臣脩朝京師於甲午
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月歐陽公之除在至
和元年九月歲皆甲午用事切當如此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
草制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

臣之不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傳注禮
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
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說苑伊尹曰君
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
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
名威渙初嗣祭王賜詔書不名余草制用說
苑事

開禧起張秦檢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
能去之首死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忍忘君父之歸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

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

今虜南遷錄載
孫七鼎疏言遣

工
指間我以就復
美嘉我以就復
指之茲狀者
於矢册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
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
之事擢列侍從優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

當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江表微言
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
音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
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

朱之亂雅陸務觀嘗適其誤王季海行東坡
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博幾海涵而地負
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嚴武平
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
計短長之日曾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
則倚閣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曷敢
狎忘

上官儀册周王文職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
駕上句用曹蒼詩事下句用伯梁臺詩梁王

曰驂駕駟馬從梁來或以駕為卦引沛獻王
占雨事非也

洪景廬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彥遠之博
如栳柔難悟柳卯本同幼婦外孫之義女郎
世子之名亦儼語之工者

野處章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盖用劉禹
錫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
之語又章葉顯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
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
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

王言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初寮啓云得知千載上類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皆全句

李宗衡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教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賂之馬將為櫛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奕辭色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友有二首絳老之

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而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丘蛇出泉臺声姜靈鳥鳴鳧社伯姬卒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弟於三等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群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

傳

寧皇服藥赦文陳正父所草也雖不明不敏有
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
己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

盧思道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凡戶之前天
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常袞賀雪云重陰益
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脉起
之候皆儼語之工者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左傳難為人
出表記擔負出詩玄鳥箋折閱出荀子生活

出孟子家數出黑子服事出周禮大司徒伏
事出陸士衡詩分付出漢源涉傳交代出蓋
寬饒傳區處出黃霸傳多謝出趙廣漢傳丁
寧出詩采薇箋什物後漢宣秉傳自由出五
行志賦示出童恢傳主者出劉陶傳意智出
鮮卑傳卑末出藥巴傳告示出荀子計者好
布施出周語佈施比較出齊語行頭出吳語
當日出晉語地主出左傳越語相於出晉后
妃傳料理出王徽之傳長進出和嶠傳消息
出魏少帝紀功夫出王肅傳普請出吳呂蒙

傳手下出太史慈傳牢固出陸抗傳鄭重出
 王莽傳分外出魏程曉上疏小却出宋紀間
 介出長苗賦翻斷妻羅出南史顧歡傳本分
 出荀子見端亦如措大出五代東漢世家假
 開出王峻傳本色出唐劉仁恭傳古老出書
 無逸注商量出易商允注不宣備出揚德祖
 吾臨淄侯宣備生人婦出魏社畿傳私名出
 列子家公出莊子注也致意出晉簡文紀傳
 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收拾出光武紀尋惠
 出劉矩傳不審出韓詩外傳世情出纏子解

世爾來出孔明出師表竭來出思玄賦和質

出左傳正義阿誰出蜀龐統傳罷休出史記

孔武傳慙愧出齊語安排出莊子比數出周

禮大司馬注見在出棠人注孩兒出書康誥

注老境出曲禮正義牽帥出左傳先輩出詩

采薇箋如今出杖杜箋君子出玉藻可人出

雜記道人出漢京房傳寄居出息夫躬傳某

甲出周禮職內注道士出新序擲子主人公

出史記范睢傳小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用
 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我輩人出晉石苞

傳對岸出樂志十八九出漢丙吉傳八九今九對
浩大山後漢馬度傳兩兩相視出周嘉傳年
紀出光武紀雜碎出仲長統傳細碎事手下
出吳呂範傳合少成多出中庸注若干出禮
記曲禮投壺如干出陳何之元傳膠加出九
辨如時如疎如牢愁出楊雄傳辨年如醜如墨如尿
出列子如時如冗長出陸衡文賦出狀出史記
夏本紀壁畫出淮南子前定出中庸細作出
左傳釋文叙致出世說留連出後漢劉陶傳
消息耗出書后紀已分出魏文帝書易色出

淮南子本師出史記樂毅傳祖師出漢外戚
丁姬傳生熟出莊子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
發遣出陳寔傳天然出賈逵傳新鮮出太玄
鈍悶出淮南子誇張出列子悼悵出洞簫賦
近局出陶淵明詩提撕出詩抑箋本貫出晉
江統論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見錢出漢書
王嘉傳

梁簡文為子辭封表云月蝕之餘無黃童之對
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辨又云熙祖流聰慧之
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資乃啓平

原之封荷戟入榛揚雄童鳥事熙祖元豐末

皇弟似封晉寧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

然熙祖非美事也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

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

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斯言可

以立懦志

驢非驢馬非馬漢城傳烏不烏鵲不鵲戰國可以

為對傅昌仁云烹羊魚羔唯帶牛佩犢可對

嘉祐之受寶爾玉南塘賀表云函對遠致不知何國

之白環塚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翰苑者

三人共騰

王岐公答韓公詔豈朕爵才大道未昭治亂之

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答

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

明自全引退之節蓋傲其意

鄭安晚再相應之道卓制云彦博重入中書特

令納節玉色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黃伯庸為賀雪表招徠衆俊無晝卧洛陽之人

獎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上雲

表也周益公用之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之後曰如何贖方百
身猶將宥之十世

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迂齋

對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
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旋
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

善兵

倪正父章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

謙非常之禮於萬年受美之祐聿此茲至之
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子受斯伯與敢忘稽
首有若統叔閣天尚助迪威正父答詔云受
斯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號叔閣天
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

真文忠為原質盜賊詔云弄潢池之兵諒非爾
志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又云自有宇宙至
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其言足以感動
人心

王卿月為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獨神連不

青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秦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註未有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

須熙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遽

爾心四註韓愈文節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啓云爰

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

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綢同顧今昔風流

之非匹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

良遺有連良貴託先右代為謝丞相啓其末

聯云孤忠未泯敢忘空際室之憂葵原德難酬

願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

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

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瘳果然

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

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

朕遣黃門召見卿矣此詔有西漢風

鄭威愍公驟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挂

權臣之橫恩崇觀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

公之大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
傳至樂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玄都之
桃何在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錙銖况并眉之
居瓶况如喜寐盖指張說也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
窈窕崎嶇寄尋壑經丘之趣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
之意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
是前日非吾無愧矣

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
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入脫穎穎同
於毛遂

毛澤民啓云楊子雲貌復官卑經雖玄而謂白
九方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為黃李清卿啓
云斯風未泯則取温造而暮技石洪吾道不
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

洪舜俞薦于鄉輩嶸監試後輩為江東憲使舜
俞分教番陽啓云東坡碎錢唐曾在門外鵠
袍之列半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

徐淵子為越教答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雲
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問或答洪舜俞云
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
東玉佩之詞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
義也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
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

真文忠為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鳩之役來訴
公判云詔捕鳩鵲若水尚還其使歲貢則給

乳幾猶跡於朝沈為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
欲

攻媿為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
平之故態種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
王孫見柳文姜寧詩

衢州稽古閣書景陶謨于屏其上梁文云阜陶
若稽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為萬
世斯文之主

王相燭嘉熙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温
太真絕衿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

紀聞卷十九
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癡母以辭豫州之命
情雖窘而人予其順天

呂倚謝王岐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
岐公稱之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蟻之文簡疑含醜之墨餘
蟻見詩具錦笺筆統于將墨含溥醜出文心

雕龍

獨孤馴象世以為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
獻謂賦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
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

惟賤賄寧恤乎焚軀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狼心
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賦第四韻用運籌惟
帳考官謂漢書乃惟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
以語周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
非誤也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
一聯有用洪鍾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典
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鍾萬鈞此必該
洽之士遂預選紹熙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

有用東坡船轉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
之目其幸不幸若此

東都之李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杜士守

之而不足斷謹非勸離萬曹聰明而有作無

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辨由仁

非刀匕是共膳宰舉席間之解釋推鑿而上輪

人議堂上之書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

困學紀聞卷之十九

困學紀聞卷之二十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雜識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

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謂漢李翁王稚

子高貴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

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

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

所集隸圖見之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

文苑誤為官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續
房子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
許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綿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季氏
之惡已熟是也佛者曰誠實行惡見樂為惡
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
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名
言也

仁宗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為殿
而藏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宰辭
以寶奎殿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說齋中
選但云慶曆二載而不紀月日以寶錄攷之
乃二年正月辛未也蘇子美作寶奎殿頌周
益公題其後云上宰宗工更為辭章者謂呂
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寶錄云命夷簡
撰記而說齋請煥手光章親加紀述亦誤
舊制麻三道以上雙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
甫為學士一夕鎖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
六道權直院莫儔獨宿
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

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制

太一宮四立月初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二月始命學士院撰述

親王初除有布政勝首云應某軍管內尾云勝某君仍散下管內謂所領節鎮也前輩制集皆可考淳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勝乃云嘉州管內蓋草制者失之開禧元年皇子封榮王勝威武軍合舊典矣蓋節鉞初除以勅書示諭本鎮亦唐朝節鎮之制也若封王

或以國如周魯或以州如兗雍之類未嘗有所領之國咸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勝下福州余引故事勝所領兩鎮

陳自明紹熙初定辭已入等同諫者摘周五射記用襄尺字以為犯濮王諱音慶元四年從臣薦之謂襄字雖同音嫌名不當避乃賜同進士出身徐子儀嘉之中誠宏辭甘石巫咸三家星圖序引周禮箬人巫咸本注巫當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而薦于朝不數年入館掌制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彥字

朝美本此列子曰務本游不如務內觀陸游

字務勉本此魏博石字蘭石本淮南子彌掛

正本詩混其江箋黃魯直之字
本柳子先友記玉紉有學術魯直

朱文公門人晏殊晏音緩晉有晏清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

居洵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

漢天文志天暝而見景星注暝精明也集韻云

晴字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間可倚杵於何

藏河圖挺佐一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

歲之後天可倚杵揚敷天公詩有倚

士冠禮眉壽萬年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雖公緘

鼎銘用乞糜壽萬年無疆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狃野音鴉牙雜記注嬰猶

鷺彌也孟子音義倪謂繫倪小兒也

周禮輔人注鮓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

石古文帛魚鱗鱗又云有鱗有鯨即白魚也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儀禮大射孟食

指儀禮文無名指益小指儀禮云

館閣書目督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督蠶

事獨究州為最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

少游子湛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藥城詩云去住由人

真水母單瓢粗足以山雌

殷云小說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

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東坡

詩自甘茆屋老三間簡齋詩士龍同此屋三

間又云士衡去國三間屋

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戲波稜皆菜名

也張文潛謂波稜自坡陵國來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蓋曾緩醫和皆秦人尸子亦

云醫洵者秦之良醫

巫盧作醫春秘岐伯祖世之師曰儲貨季隣上

古醫曰苗父藏

黃石圯老教授福州聞李葵李柎林之奇為衆

推服即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

少穎文所謂二李伯仲蓋葵之子柎也穉

儼擲字和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

士若胡若劉方德順陸亦顏胡原仲劉致中

齊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呂成公謂爭校是不如歛藏持養

李猷護陳東之喪黃子游賙歐陽徹之葬皆義
烈士也李明父黃亦寓居焉志吾鄉人物者
宜特書之以厲流俗

淳祐丙午備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來
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
後車誡

張鷟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去叟
僧道潛復以自號

近世記錄多誤無垢心傳錄以王叔文之黨陸

儼為陸贄贄也陸淳

唐初集王公庭秀作於紹興壬子攷其論議以

介夫為妄言陳少陽為鼓變是熙豐之法
慶元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為謬賞謂蘇

黃文章為末執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
而以易傳為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

矣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愷茂
惡家以荆舒為師人以章蔡為賢邪說詖行

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孳士習孰

見聞至紹興間邪說猶肆行筆之簡牘不恥
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吁風
俗移人可畏哉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發唐陵者溫韜也惡復

誅臻天道昭昭矣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
關雎作諷姜后請愆况朝而受業為士之職
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
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
諶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

戒也三晨晏起一朝斜頭管幼安所以懼也

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

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

觀起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

起不待鳴雞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

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

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為舜而已矣

晉殷仲湛父勵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

其精妙比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

積年遂善方技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

閑針藥母疾得除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
究極醫方識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
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銅川夫人好藥子
始述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
曹元有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甄權以母
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王肅母有疾視絮湯
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李逢吉父頰有痼
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疾與崔沔
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程子曰事親者不可
不知醫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文人間道李

本朝善世極而宴士乃絕口不言自禮部郎

使燕道溫高又拜建統和十年刻蓋統和

休翔博溫記其異姓推節和六年狂乃甲辰非

士辰

蘇魏公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
倦聖賢可及蒲溥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飢
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
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

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
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
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
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於貧史記馬遷撰
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術豈以
家貧無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傳之意歟然
何足以為妙論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廟冕九旒服
九章熙寧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

為文宣王內出王者衮冕之服衣之宜用
天子之制禮院議依官品衣服九旒崇

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

思始也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鄉妻復之以矢

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鬢而吊也自

敗於臺始也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

伯之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慈母自

魯昭公始也下殤用棺衣自史佚始也糜燻

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

進德脩業惟日不足而可遺乎

陳正獻公疏曰懲美者必吹於壑傷樗者或戒於李楚辭惜誦云懲熱美而吹整比夢瑣言唐明宗不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食拋不康他日見李思戒曰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声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声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專心致志先儒於鐘声之入

耳體察如此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十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部而民居其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三蓋周之

盛也世規帝王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金以鹽攻玉以石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

音色為蹄景祐元牛以土年經四篇頌下天
下丁度為序

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
石者星質也東坡以圯上老人為隱君子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
畫范魯公相本朝其誠子姪詩曰堯舜理曰
深泉薄水猶不忘唐也

劉夢得曰於竊鉄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撥蜂而
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
坡策問奏劄引之而改撥蜂一句云於投

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
感

晁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二命
語之公曰自然之命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
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慈湖
先生謂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
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
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
語道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為元相國

李長吉有春婦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張吉故居云惆悵錦囊生遺著無復處在顯南

三鄉東

唐六典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

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槌之鍛後漢華

佗傳云五禽

詩釋文草木疏云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

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張文潛

言... 王荀不可見使我... 食思故國 根不食瑤簪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丘之容衆

郭有道之誘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

儉者心常富季元衡儉說曰貪饕餮以招辱不

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

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

儉而安性皆要言也

老... 鑿曰觀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

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許渾詩遜
跡驅鷄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嘗云章妨步
則雞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
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
詩云人生群動中一氣本不殊柰何欲自私
害彼安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見周子窻前
草不除之意

三漢之曰乘車常以顛陸處之乘舟常以覆溺
之任官常以其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

於達者也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
董卓之遷都也嗚百姓以從已欲其效可睹
矣

後魏溫子外閭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
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
無遠彫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
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
此上梁文之始也觀卿嬈嬈辯兒郎

真文忠公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

盡仁義

傳玄帝銘左端曰間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
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
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
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
溫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於人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
消塵之孝河海之慈即孟東野寸早報春之
意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

興者陳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
十至晉武太康元年平吳戶止二百四十五
萬九千八百四隋文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
至唐高祖武德初戶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
初戶僅及三百八十萬玄宗天寶末戶八百
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至肅宗乾元三年戶
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兵補之
慘如此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泐者之

吉沂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
乃菘之厄東坡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
風來者怨本此意

隋陽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
沈后長城公謂陳后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
也通鑑釋文以沈音沉謂沉面之后誤矣

曾文字彥和為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
閣書目書講義博士曾肢等解蓋誤以故為

肢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

之利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
於河橋之役與王師為敵其不忠大矣德林
願以死奉楊堅復以所事齊者事周矣二國
何利焉是以持國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宜
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宗不別會食數千
遭飢荒羅鼎作粥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
與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近世紀
輿地者謂尹吉甫蜀人為作清風堂其謬妄
甚矣物則秉彛之詩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
能察撥蜂之說能知而不能行也

王羲之傳論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恒四體書序
攷之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
有鯤莊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為王少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孟獻子

友五人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強其所
不知

集古錄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
爾按北齊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

號城隍神則唐前已有之

唐子西然藤曲魯人酒薄邯鄲園西河渡橋南

越悲賦未

集古錄漢家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

破項寶後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桑歐陽公

云蓋不知為何人也愚按高祖紀三年漢王

自城率人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

與楚相亞榮陽數歲漢常困領君王出武關

項王必引兵南走之王深辭令榮陽成皋間且

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轄河北趙地連燕齊君

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
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
軍宛葉間此即轅生也轅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仙門曰
望仙歐陽公六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
碑按漢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
祠集靈宮武帝起公偶求之致耳

容齋五華石充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

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來

楊文公詩亦作郵客郵想

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為己曰君子儒
為人曰小人儒善利之間而舜黜之為服言
行而充祭異焉仁義之心存與不存而人禽
別焉慄乎其可惧也夫尚志謂之士行已有
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持立獨行謂
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
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
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

卿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常揚二君李

劉所以戒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
城所以稱馬永卿也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
傳之無天甚矣

柳芳論氏扶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按風俗通
乙當作卜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沈于唐末凡五亂寶應
元年袁晁陷明州一也貞元十四年明州將
栗錚殺其刺史盧雲以及二也乾符四年王
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元年鄭賊鍾季文陷明

州四也景福元年明州將黃晟自稱刺史五
也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瓌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
二月紀乃謂三年七月當從通鑑瓌字挺秀
見世系表

孟子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
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范文正公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
文黨貶廢不用傳稱叔文引禹錫等決事禁
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皆俱文珍輩又絕常舉

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衡之搦太子
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無駁因其成敗而
書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作唐一經誅姦諛
於既死茲潛德之幽光豈無意於諸君子也
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見古而知守柔文子云學
常樅雜南雜說光

唐百官志守宮令席壽三年醜壽五年禔壽七
年瑞本考

北齊擇盧思道之詩得八首人稱八米盧郎或
謂米當為采徐鉉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

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燕丹子荆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朝
如三三王六五帝四三墳六五

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
其筆硯君苗未知氏姓攷之雲集有與平原
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
而崔均苗作之聊復成前意始知其崔君苗
也

文心雕龍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
而雅好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

先辭而後情尚繁而不取悅澤兄文章高遠
絕異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
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雲令意視
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為鄧令使道之職
茂安與陸士龍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不
能復食姊晝夜號泣舉家慘感昨金伯始有
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有雉狐之疾又
有沙蠅玉篇蠅也房中蠅坑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
足下可具土地之宜企望來報士龍答書曰

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
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
巨海往往無涯記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
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過長川以
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
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錘成雲下錘成雨既浸
既潤隨時代序官無通滯之穀民無飢乏之
慮衣食常克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
為君甚簡為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
墮而燕雩萎林鳥祭而罽毼設因民所欲順

時遊獵結罝繞岡密罔彌山效膺走犬弓弩
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古光赫之觀盤戲
之至樂也若乃浙過海浦世罔截曲隈隨潮進
退來蜂捕魚鱸鮪赤尾鮓比目不可紀名
鱸鰠鮓炙鰓鯨承石首臙臙鰓真東海之俊
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蜂蟄之屬目所希見
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
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
意所居沉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
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會也鄉東觀滄

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鄴
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李南
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是以興化黎孤逢
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
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
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
夫賢姊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
茂安又答曰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
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為典誥雖山海經異物
志二京三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

事耳愚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直奇作也可
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

荀子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噉然而終日不言
是子夏氏之賤儒也荀卿之譏毀過矣然因
其言可以見子夏門人之氣象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斬南越其將軍項燕楚之
滅秦也陳涉起於蕪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
反爾天道昭昭矣

東坡觀棊詩誰與棊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
下其孰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

論語遇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兮秋
鶴與飛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

徐仲車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
才吾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
顧也鄭蔡可謂知其量矣後村詩謂未必未
三能跋扈祗因鄭五欠經綸朱温之篡崔柳
諸人之罪也於鄭蔡何議焉

寧宗閣名曰寶章至和二年五臺山真容院太
宗御書閣已曰寶章矣

水經注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

水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濤處戶子曰楚狂接

輿耕於方城城在葉縣楚國志曰楚狂接輿

北耕沮弱輜文人楚時在野胡明仲曰沮

史謂蔡耕之地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矣以

多為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

繹以萬卷自累崔儵以五千卷自矜考法乘

之不治事盧殷之資為詩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脩之廟堂之上而銷

未形之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

言也劉向九歎云始結言於廟堂王逸注云

人若為政舉事必告宗廟議於明堂皆謂以

識字相

政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首句源亦終篇

用也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

然

東坡鍾子翼哀辭以四言間七言學荀子成相

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

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本於此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

後

周恭叔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
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
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
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
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李微之曰秦璽者
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
璽迄於獻帝所實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
名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
者晉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

于隋代者慕容璽也隋謂之神璽劉裕北伐得
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開
運之亂沒於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
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
亡則已久矣

受寶之禮始于元符再行于嘉定皇帝恭膺天
命之寶至道三年真宗即位製之其後凡嗣
位則更製乾興元年仁宗即位嘉祐八年英
宗即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定十四年京
東河北節度使賈涉繳進皇帝恭膺天命之

寶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府
寶圖一冊鎮江都統翟朝宗以玉檢求上其
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璽
於是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宗廟明年正月
朔且御大慶殿受寶奉安天章閣玩三盃三蓋三徽
宗即位
璽也而更為寶圖也而更為檢古者大史奉諱
惡豈有是哉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為大師專制一道必以文
臣為經畧以摠制之咸淳十不德祐初賈隆恐

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臣亦嘗隆矣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漢館織晉有鹵簿儀

齊有鹵簿儀陳有鹵簿圖唐有大駕鹵簿一

卷王象畫鹵簿圖景二年王欽若上鹵簿記

三卷天聖六年宋綬上鹵簿記十卷景祐五

年綬取舊編益新制上鹵簿圖記十卷政和

七年詔改脩宣和元年書成三十三卷飾以

丹采益詳備矣

趙安仁作戴斗懷柔錄王晦叔作戴斗奉使錄

戴斗謂北方惟此戴斗

擊壤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其形如履跣犂規麤穢之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宜庶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審察無為澤陂之詩所以刺也

劉之道輝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語默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讖而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鼂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生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學者當以此為法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
程子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
及

巧言為辯文子為學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里
俗為字也

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之官之奇以族行
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絲者智伯欲攻之
鑄大鍾方車二執以遺之夙絲之君將迎鍾
赤章蔓支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
絲亡文夙英夙華夙作夙文夙做夙譏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晁子止昭德讀書是致之
東京記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
獻公宅本王迺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
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養素
園多閱佛書記密嚴堂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
於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
之人或云美玉按紀年去桀伐岷山得二女
曰婉曰琰斲其名於荅華之玉荅是琬華是
琰非

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棲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為尹軌又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攷

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論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

建元後王因之上皇之號可笑之深補志叙

龍漢開皇

林靈素作神霄錄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

獨李綱傳松卿曾幾移疾不行贈緞綉黻號

為鈿填黻當黻以

傳亦排釋氏謂中國幼夫稚象莊老以文飾之

宋景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譎誕者又

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

莊之說也非老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

家竊老子好處道家竊佛家不好處愚嘗觀

姚崇誠子曰道士本以玄牝為宗而無識者
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無業斯言當矣致
堂謂經論科儀依倣佛氏而不及者白杜光
庭為之攷諸姚崇之言則非始於光庭也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誤以北辰為北
斗蓋近世依託為之

鶴山古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
見度人經

漢屬賓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按
增一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

門皆稱釋種石林葉氏云晉宋間佛學初行
其徒猶未有稱僧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授
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帛道猷本
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
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曰晏食飲
水茹葷屏漣酪可汗常與共國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
道釋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釋姚
興而盛道家至誠齋謂伊川之戎被髮以祭
寇謙之而盛

君子以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
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以為好此五湖耶律之
先驅也朱黼曰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
秋以來一變而為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為秦
燕之仙怪三變而為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為
巫蠱五變而為災祥六變而為符讖人心泛
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
之

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我大事注詩
云西方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蓋周志

之類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謂有聖者李知
幾謂意其說佛也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
時西方有侏戎窮幼駕空說通曆云孝王元
年佛入涅槃唐六典注謂釋迦生當周莊王
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不同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鑿注
云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
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即行七步
按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
正義曰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

以長曆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此攷
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
蓋陋儒之佞佛者傳會為此說

滴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譚言釋氏之教興廢則
識書其來遠矣

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或問
地獄之事於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
慘酷之刑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
盡之矣苟為求之它

○通典唐有符杖正謂之視流內杖呼煙切胡神也

永嘉張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
貧而不顧祿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
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懸在
水真文忠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
木死灰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安敢戒業躁競盈胞謬
治清淨可謂切中其膏育矣誠齋詩云梵王
豈是無甘露不為君王致蜜來魯景建云此

身已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

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玄宗也皆

因避諱而為此號祥符中以聖祖名改玄武

為真武玄枵為真枵崇文總目謂太玄經曰

太真若迎真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官者非一

其末也目女冠為女真遂為亂華之兆

張文潛云嘗請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周穆王

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

同不知寓言耶抑實事也愚謂此釋氏割襲

列子之言非實事也

垂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出八師

子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

來詣佛所質疑曰佛所事者何師佛曰吾前

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

也惟佛與佛
出法華經

放翁載長蘆宗曠師頌云天生三武禰吾宗釋

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

守真風三武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

嘗觀山谷開先院修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

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
州以斷薪續禪林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篋
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十家之
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
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數
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
豹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山谷
之言至矣宗曠以浮屠氏而能為此言其墨
氏而儒行者與
儒之教以萬世為實釋之教以萬法為空

北齊文宣教道士剃髮為沙門徽宗令沙門
著為德士其相反如此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

蘭蘭蘭若也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
得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

太宗亦為之何哉

西山先生王題揚文公所書遺教經學佛者不
歸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
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

妙鼓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啟發人矣以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

浪語者

錢文季維摩經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

鄧志宏曰丹霞禪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徹聖象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識者猶不以是為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為先吾儒之道其然乎

通鑑考異云會昌又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寺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必造

者為招提蘭石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

輔亭記四萬山

困學紀聞卷之二十

孫厚孫寧 孫校正

慶元路儒學學正胡禾監刊

石厚齋王先生困學紀聞二十卷 先生諱

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叟曰厚齋云者鄉人

門弟子尊敬之者為之也先生平日多著述

是編於經傳子史各有攷據評證於厚學之

益見聞得錄諸梓則其益博其傳遠工費浩

事未得遂泰定二年冬十月

荆東道憲司官行部蒞止肅訪之暇詢及是

書謂未有刊本為學校欠事

翰林學士袁先生亦專舉明謂宜傳遠惠後

學於是具詞申請之于

松府轉達于

憲司

宣尉司都元帥府咸是所請乃鳩工度費於
學儲給焉工食之粟則

翰林學士袁先生倡助之本學官及岱山長
共助以足其用凡書者刊者董者觀者莫不
以是編得傳為大喜幸翕然集事嗟夫王先
生所為書久不有所遇一旦得銀諸梓王先
之志卒以遂此蓋遇
鑒識之明主張之力作成之功而然也刊書

成謹識卷末俾觀是書而有得者知所自云
秦定二年十二月癸卯慶元路儒學教授吳
郡陸晉之叙

國字記中二舟備以一正綴

上以常入直立內可映教頌

殊平以先大人對禮三事長長習

陳文帝二壽三年

同治庚午閏月

小軒川撫



